

苗族青年唱作人朵久央好花红乡村音乐汇暨公益音乐课堂在叶辛好花红书院举行。惠水县文联供图

一秩书香 全国最美农家书屋十年成长路 好花更红

本报记者 黄若佩

10月23日，叶辛好花红书院十周年座谈会暨惠水县文旅推介活动在黔南州惠水县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著名作家叶辛与省州县相关部门负责人、文旅专家、作家学者及各界代表齐聚涟江之畔，回望书院10年耕耘历程，共商乡村文化振兴与文旅融合发展路径。

10年光阴，一粒书香种子在布依村寨破土生长，一间阅览室成长为全国最美农家书屋。这背后，是一方水土的文脉积淀，也是一群人的坚守耕耘。

10年树立乡村阅读标杆

走进位于惠水县好花红镇好花红村的叶辛好花红书院，《蹉跎岁月》《孽债》等知青小说雕塑静立花木间，门框上“蹉跎岁月书青春无悔，布依山乡映好花正红”的对联字迹苍劲，无声诉说着这座乡村书院的10年来路。

故事始于一段跨越山海的文缘。作家叶辛青年时代在贵州工作生活多年，笔下满是黔地乡土人情。2016年8月，依托这份深厚情缘，叶辛作品阅览室在好花红村的布依族老宅挂牌。2020年8月，在京打拼20余年的惠水籍人士刘学文返乡，在县委、县政府支持下，自投资金将阅览室升级改造为全国第一家以叶辛命名的乡村书院。

“很多人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做这件花时间精力又不挣钱的事。”谈及初心，刘学文语气平实却笃定，“我是靠读书走出大山的，就想回来为乡村孩子多点亮一盏灯，以微薄之力回馈家乡。”

10年深耕，如今书院馆藏170余部叶辛作品以及文学经典、地方文史等各类图书，累计举办公益读书会、作家分享会、研学课堂等公益活动200余场，吸引20余万人次走进村寨；以此为枢纽，该县建成43个村级书屋，覆盖26个村（社区）和10所学校，“阅见好花红”全民阅读品牌逐步打响。2023年，书院获评中宣部“全国最美农家书屋”，跻身全国乡村阅读标杆行列。

贵州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何京认为，这个依托情怀与社会力量生长的乡村书院，在贵州当代书院建设进程中分量十足。好花红书院扎根乡土活化文脉，以民间力量续写黔地书院文化的当代新篇。

激发乡村书屋运营活力

“乡村阅读是全民阅读体系的重要部分，能进一步激活乡土文化内生动力。”在原贵州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杨庆武看来，好花红书院在2016年应运而生，以持续、常态化的阅读活动，破解了传统乡村书屋普遍缺乏运营活力的困境。

不同于传统书屋“被动借书”的单一模式，好花红书院的活动坚持高频次、常态化运营，高峰期一周举办三四场活动。文化学者顾久、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邵志庆、“时代楷模”刘芳等近百人先后走进村寨，分享阅读体会、解读传统文化、传授非遗技艺，让优秀文化扎根田间地头。

最动人的蜕变发生在乡村少年身上。刘学文发现乡村美育资源相对匮乏，孩子们以树枝画音符寄托热爱。为补齐短板，书院于2024年6月牵头组建好花红童声合唱团。30余名布依族乡村少年，第一次走进专业演播厅、登上大型晚会舞台、斩获合唱赛事奖项。2025年“六一”儿童节，受96岁知名指挥家郑小瑛邀请，孩子们远赴厦门登台演出，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布依族民歌（好花红调）的悠扬旋律唱响鼓浪屿。

如今，书院已成为当地文脉传承、民族交融、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惠水县委书记宋鹏介绍，好花红调、枫香染两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通过研学、讲座、工坊体验等形式活态传承、焕发活力；每年有10余批台湾参访团走进书院，两岸同胞围炉夜话、共赏非遗，深化中华文化同根同源的情感认同。

“好花红”文化名片愈发鲜妍

依托书院带来的持续客流，好花红村里的农家乐、精品民宿、乡土文创等业态顺势兴起，好花红乡村旅游区年接待游客突破百万人次，走出了一条“以文兴旅、以旅富民”的路子。

效应进一步向全县域传导。如今，叶辛好花红书院已成为惠水“好花红故乡”文旅名片的核心载体，串联非遗体验、田园休闲、民族研学等多元业态，为该县文旅产业注入人文内核。与此同时，书院深度融入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宣讲、公益课堂直达村组。今年初，贵州人民出版社“好花红乡村书店”揭牌落地，书院与西江千户苗寨文化研究院结对共建，向出版、学术研究等领域持续拓展。

一花引得万花开。继惠水的叶辛好花红书院之后，荔波、普安、安龙等地相继落地叶辛主题书院、文学馆，全省现已建成4所同系列文化阵地，当地乡村书院、农家书屋也在其带动下蓬勃兴起。长期关注该书院建设的老同志班程农评价：“无论各地叶辛书院名称如何，其发展模式均源于惠水叶辛好花红书院的探索实践，这一点不可否认”。

在文化学者顾久看来，这份示范价值更有着跨越数百年的文脉呼应。他梳理地方史时提及，1413年贵州建省之初，省城贵阳尚是军事据点，涟江之畔的惠水已设程番府、兴办官学，素有“先有程番府，后有贵阳府”之说，是贵州最早的多民族融合地区之一。如今好花红书院以书香赋能乡土、以文化促进团结，正是对这片土地文教传统与包容基因的当代接续。

10年前，一个乡村书院点亮一盏书香灯火；10年后，这束光汇聚成炬，照亮乡土文脉，让“好花红”的文化名片愈发鲜妍。

宣传思想文化领域人才专访

编剧饶俊：用剧作展现多彩贵州

本报记者 赵相康



饶俊参加电视剧《春风化雨》宣发活动。受访者供图

“微短剧一集只有几分钟，装不下贵州的山川河流，但它装得下一个贵州人回望故乡的那一眼。”编剧饶俊说这话时充满深情。他因《花千骨》《醉玲珑》等爆款剧广受关注。

10月12日，第二期贵州省文艺名家工作室揭牌现场，作为当天揭牌的3位名家之一，饶俊携工作室学员亮相贵州师范大学，他表示，要带领学员以贵州文化为主题学习创作微短剧，赋能贵州相关产业。

作为从铜仁走出的编剧，饶俊始终将自己的创作留下很大空间给“贵州题材”。在刚刚结束的第35届飞天奖颁奖典礼上，由饶俊担任编剧、总制片人的电视剧《春风化雨》为他捧回了人生第一座国家级荣誉的奖杯，而这部剧讲述的就是家乡的故事。

“我的家乡在山里，从贵州出发，我走了很远的路，可每一次回头，家乡都站在原地，给我留着一盏灯。”2026年贵州省文联换届选举，饶俊作为新大众文艺代表当选省文联兼职副主席。于饶俊而言，故乡是精神根脉，亦是笔墨底气，让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从贵州走出来的编剧。”

捧起奖杯那一刻，他心里想得很清楚：这座奖杯不是他一个人的，是属于他家乡的这片土地。这让他更加坚定“往后余生，继续书写家乡”。

2026年6月，贵州在全国率先出台《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行动方案（2026—2028年）》，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说到底就一句话——人民创造、人民共享。饶俊的创作，乘着这东风扬帆启新航。

从最初做玄幻、仙侠题材到推出现实主义力作“家乡三部曲”《在希望的田野上》《春风化雨》《阿妹戚托》，电视剧《在希望的田野上》讲述青年返乡扎根乡土，带领乡亲们发展产业、建设家乡的故事；创作《春风化雨》，饶俊回铜仁山区挂职调研、田野调查，进行了30多次家访，把山区教师的日常写进剧里，把早年在山里见过的真人真事写进剧里；电影《阿妹戚托》围绕非遗舞蹈“阿妹戚托”展开，讲述舞者的传承与创新……写来写去，写的都是家乡的人和事。

“这片土地是我创作的源泉，给了我最丰富的营养。”家乡情落到创作上，是饶俊对贵州文化的如数家珍。他又做了“非遗三部曲”，已经播了两部；清水江文书、抹茶题材的微短剧即将开机；铜仁市委宣传部专门邀他回去写傩戏，这些都是贵州题材。

目前，他创立的贵州福得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已推出多部作品，其中，短剧《侗寨天籁》《群山上的“村T”》双双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26年第二批“微短剧+”行动计划推荐剧目。

为什么专注微短剧？饶俊认为，短剧门槛低、节奏快、好传播，贴合新媒体规律，正是讲贵州的山里故事的好方式。

在微短剧的舞台上，作品是最好的通行证，饶俊想把这个门开得更宽。他带领的年轻编剧中，非贵州籍的周璇，来贵州采风后写出了《侗寨天籁》《逆时情书》。在饶俊看来，贵州的乡土魅力是藏不住的，你只要走进来，就会从中汲取到充沛的创作养分。

他还有一个更大的念头：一县一部微短剧。在他看来，贵州88个县（市、区），一地一部，就是一部贵州的影像志，傩戏、侗歌、抹茶、清水江文书……都能展现出来。

如今，饶俊的名家工作室建立起来了，还有5名学员。饶俊说“这不是一顶帽子，而是一副担子”。因此，他对学员提出明确要求：3年内每人至少创作一部作品，且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要真正拍出来——无论用真人还是AIGC方式，最后都要推向市场，接受市场检验。

他说，他要和工作室成员一起，一部一部地写、一部一部地拍，聚沙成塔，“替贵州的一方水土、一门手艺，说上一句话。”

一纸丹青绘骏马

——《名家教你画：陈石画马技法图解》引发南北艺术界讨论

本报记者 黄若佩

10月22日，《名家教你画：陈石画马技法图解》新书发布会在北京科技大学举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贵州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陈石向母校捐赠该书，以笔墨助力校园美育建设。多位名家从艺术水准、创作特色、美育普及等维度，解读阐释了作品的艺术创新、教学内核与文化传播意义。

中国国家画院原院长、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画研究院院长卢禹舜表示，陈石的画作饱含对自然与苍生的热爱，充盈浩然之气，构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中国美术家协会原副主席、天津美术家协会原主席王书平补充，陈石画马扎根生活、以马拟人、以神立魂，在传承传统笔墨的同时大胆创新，积极向海外传播中国画的艺术精神。



《名家教你画：陈石画马技法图解》及其画作。受访者供图

依托陈石的跨学科背景，多位名家重点解读了该书艺科相融的独特优势。徐悲鸿艺术馆馆长徐小阳以徐悲鸿与严济慈的艺科交融渊源为切入点，认为陈石深入拆解马匹骨骼结构，图解清晰直观、通俗易懂，为各年龄段画马学习者提供优质范本，助力大众轻松入门国画。

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副院长范扬表示，陈石兼具科学素养与艺术修为的特质十分难得，这本技法书降低了国画学习门槛，而著作入藏高校图书馆，也让艺术美育资源走进校园、惠及学子。

此前，该书新书座谈会已于9月2日在贵阳召开，在AI绘图普及的当下，传统手绘国画的传承价值备受关注。这也是此书先后引发北京、贵阳两地艺术界、教育界集中研讨的原因之一。

在贵阳召开的座谈会聚焦本土美育短板与艺术发展的现实困境。长期以来，贵州山水、花鸟题材的国画创作繁盛，体系化、规范化的走兽画教学读本稀缺，《陈石画马技法图解》的问世，填补了这一地方美育空白。座谈会上，一个议题引发集中讨论：当人工智能数秒便可生成骏马画作，逐笔手绘的传统国画技法书，为何依然不可或缺？

在艺术传承层面，业内专家给出了答案。中国山水画创作院画家陈安民梳理画马艺术千年脉络，从唐代韩干、北宋李公麟，到近现代徐悲鸿，清晰印证陈石画马传承有序、文脉清晰。

贵州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徐恒则以通俗比喻肯定其实用价值，称这本书操作性强、体系完备，画画的人都会愿意把它放在手边，“就像电工的扳手一样”。

该书难得的价值，更在于创作者无私的艺术胸怀。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大学美术学院院长谢春涛坦言，艺术创作中，许多技法秘而不宣，展览可以交流，但具体怎么画，很多人不愿意说透。而陈石将数十年写生创作、笔墨研习的核心经验拆解为标准化步骤，毫无保留公开成书，这份普惠艺术、助力传承的胸怀，在当下尤为可贵。

巧妙的是，两地研讨“隔空”形成了的共识，直指AI时代美育的核心本质。贵州大学教授赵竹认为，如果总是通过电子媒介来理解自然，人面对的是别人咀嚼过、格式化过的东西，而不是自然本身。而手绘是人的眼、手、心与世界直接“对话”的过程。坚持速写与手绘训练，守护的是创作者最基本的造型感知力与艺术观察力，回归手作并非复古，而是当下艺术美育亟须坚守的底线。

一切价值的根源，终归于创作者的坚守与初心。谈及创作初衷，陈石坦言，很多人喜爱画马，却难以画准、画活，因此他系统梳理数十年创作心得，打造通俗实用的技法读本。在他看来，新时代美育重在普及、贵在传承，新书旨在把专业艺术资源普惠化、把个人创作经验公共化，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黔贵大地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本版责编：黄蔚 陈曦 姚曼 王子琪 版式设计：查雨施